



隋書卷六十六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三十一

李諤

李諤字士恢趙郡人也好學解屬文仕齊為中書舍人有口辯每接對陳使周武帝平齊拜天官都上士諤見高祖有奇表深自結納及高祖為丞相甚見親待訪以得失于時兵革屢動國用虛耗諤上重穀論以諷焉高祖深納之及受禪歷比部考功二曹侍郎賜爵南和伯諤性公方明達世務為時論所推遷治書侍御史上謂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羣臣曰朕昔爲大司馬每求外職李諤陳十二策苦勸不許朕遂決意在內今此事業諤之力也賜物二千段諤見禮教凋敝公卿薨亡其愛妾侍婢子孫輒嫁賣之遂成風俗諤上書曰臣聞追遠慎終民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爲孝如聞朝臣之內有父祖亡沒日月未久子孫無賴便分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於茲實損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遽褫衰經強傅鉛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佗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況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舊情若弟兄及其亡沒杳同行路朝聞其死夕

規其妾方便求娉以得爲限無廉耻之心棄友朋之義且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旣不正私何能贊務上覽而嘉之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醮始於此也諤又以屬文之家體尚輕薄遞相師效流宕忘反於是上書曰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爲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誅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勲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

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
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
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
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旣開
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
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
何嘗入耳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勲績指儒素爲古
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
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損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
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出輕浮遏止華

僞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參廁纓冕
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
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
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集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
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敝風選吏舉人未
遵典則至有宗黨稱孝卿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
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
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克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
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旣忝憲司職
當糾察若聞風卽劾恐挂網者多請勒諸司普加搜訪

有如此者具狀送臺諤又以當官者好自矜伐復上奏
曰臣聞舜戒禹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
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言偃又云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
斯疏矣此皆先哲之格言後王之軌轍然則人臣之道
陳力濟時雖勤比大禹功如師望亦不得厚自矜伐上
要君父況復功無足紀勤不補過而敢自陳勲績輕干
聽覽世之喪道極於周代下無廉耻上使之然用人唯
信其口取士不觀其行矜誇自大便以幹濟蒙擢謙恭
靜退多以恬嘿見遺是以通表陳誠先論已之功狀承
顏敷奏亦道臣最用心自銜自媒都無慙耻之色強干

橫請唯以乾沒爲能自隋受命此風頓改耕夫販婦無
不革心況乃大臣仍遵敝俗如聞刺史入京朝覲乃有
自陳勾檢之功誼訴階墀之側言辭不遜高自稱譽上
黷冕旒特爲難恕凡如此輩具狀送臺明加罪黜以懲
風軌上以諤前後所奏頒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風深革
其弊諤在職數年務存大體不尚嚴猛由是無剛蹇之
譽而潛有匡正多矣邳公蘇威以臨道店舍乃求利之
徒事業汙雜非敦本之義遂奏高祖約遣歸農有願依
舊者所在州縣錄附市籍仍撤毀舊店並令遠道限以
時日正值冬寒莫敢陳訴諤因別使見其如此以爲四

民有業各附所安逆旅之與旗亭自古非同一槩卽附
市籍於理不可且行旅之所依託豈容一朝而廢徒爲
勞擾於事非宜遂專決之並令依舊使還詣闕然後奏
聞高祖善之曰體國之臣當如此矣以年老出拜通州
刺史甚有惠政民夷悅服後三歲卒官有子四人大體
大鈞並官至尚書郎世子大方襲爵最有材品大業初
判內史舍人帝方欲任之遇卒

鮑宏

鮑宏字潤身東海郟人也父機以才學知名事梁官至
治書侍御史宏七歲而孤爲兄泉之所愛育年十二能

屬文嘗和湘東王繹詩繹嗟賞不已引爲中記室遷鎮
南府諮議尚書水部郎轉通直散騎侍郎江陵旣平歸
于周明帝甚禮之引爲麟趾殿學士累遷遂伯下大夫
與杜子暉聘于陳謀伐齊也陳遂出兵江北以侵齊帝
嘗同宏取齊之策宏對云我強齊弱勢不相侔齊主昵
近小人政刑日紊至尊仁惠慈恕法令嚴明事等建瓴
何憂不剋但先皇往日出師雒陽彼有其備每不剋捷
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以爲上策帝
從之及定山東除少御正賜爵平遙縣伯邑六百戶加
上儀同高祖作相奉使山南會王謙舉兵於蜀路次潼

州爲謙將達奚恭所執逼送成都竟不屈節謙敗之後
馳傳入京高祖嘉之賜以金帶及受禪加開府除利州
刺史進爵爲公轉邛州刺史秩滿還京時有尉義臣者
其父崇不從尉迴後復與突厥戰死上嘉之將賜姓爲
金氏訪及羣下宏對曰昔項伯不同項羽漢高賜姓劉
氏秦真父能死難魏武賜姓曹氏如臣愚見請賜以皇
族高祖曰善因賜義臣姓爲楊氏後授均州刺史以目
疾免卒於家時年九十六初周武帝勅宏修皇室譜一
部分爲帝緒疎屬賜姓三篇有集十卷行於世

裴政

裴政字德表河東聞喜人也高祖壽孫從宋武帝徙家
于壽陽歷前軍長史廬江太守祖遂梁侍中左衛將軍
豫州大都督父之禮廷尉卿政幼明敏博聞強記達於
時政爲當時所稱年十五辟邵陵王府法曹參軍事轉
起部郎枝江令湘東王之臨荊州也召爲宣惠府記室
尋除通直散騎侍郎侯景作亂加壯武將軍帥師隨建
寧侯王琳進討之擒賊率宋子仙獻于荊州及平侯景
先鋒入建鄴以軍功連最封夷陵侯徵授給事黃門侍
郎復帥師副王琳拒蕭紀破之於硤口加平越中郎將
鎮南府長史及周師圍荊州琳自桂州來赴難次于長

沙政請從間道先報元帝至百里洲爲周人所獲蕭嘏
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爲爾君乎爾亦何煩殉
身於七父若從我計則貴及子孫如或不然分腰領矣
政詭曰唯命答鑠之送至城下使謂元帝曰王僧辯聞
臺城被圍已自爲帝王琳孤弱不復能來政許之旣而
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各思自勉吾以間使被擒當以碎
身報國監者擊其口終不易辭嘏怒命趣行戮蔡大業
諫曰此民望也若殺之則荊州不可下矣因得釋會江
陵陷與城中朝士俱送于京師周文帝聞其忠授員外
散騎侍郎引事相府命與盧辯依周禮建六卿設公卿

大夫士并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遵古禮革漢魏之法
事並施行尋授刑部下大夫轉少司憲政明習故事又
參定周律能飲酒至數斗不亂簿案盈几剖決如流用
法寬平無有寃濫囚徒犯極刑者乃許其妻子入獄就
之至冬將行決皆曰裴大夫致我於死死無所恨其處
法詳平如此又善鍾律嘗與長孫紹遠論樂語在音律
志宣帝時以忤旨免職高祖攝政召復本官開皇元年
轉率更令加位上儀同三司詔與蘇威等修定律令政
採魏晉刑典下至齊梁沿革輕重取其折衷同撰著者
十有餘人凡疑滯不通皆取決於政進位散騎常侍轉

左庶子多所匡正見稱純慤東宮凡有大事皆以委之
右庶子劉榮性甚專固時武職交番通事舍人趙元愷
作辭見帳未及成太子有旨再三催促榮語元愷云但
爾口奏不須造帳及奏太子問曰名帳安在元愷曰稟
承劉榮不聽造帳太子卽以詰榮榮便拒諱云無此語
太子付政推問未及奏狀有附榮者先言於太子曰政
欲陷榮推事不實太子召責之政奏曰凡推事有兩一
察情一據證審其曲直以定是非臣察劉榮位高任重
縱令實語元愷蓋是纖介之憊計理而論不須隱諱又
察元愷受制於榮豈敢以無端之言妄相點累二人之

情理正相似元愷引左衛率崔蒨等爲證蒨等款狀悉
與元愷符同察情旣敵須以證定臣謂榮語元愷事必
非虛太子亦不罪榮而稱政平直政好面折人短而退
無後言時雲定興數入侍太子爲奇服異器進奉後宮
又緣女寵來往無節政數切諫太子不納政因謂定興
曰公所爲者不合禮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太
子非令名也願公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怒以告太
子太子益疎政由是出爲襄州總管妻子不之官所受
秩奉散給僚吏民有犯罪者陰悉知之或竟歲不發至
再三犯乃因都會時於獄中召出親案其罪五人處死

流徙者甚衆合境惶懾令行禁止小民蘇息稱爲神明爾後不修囹圄殆無爭訟卒官年八十九著承聖降錄十卷及太子廢高祖追憶之曰向遣裴政劉行本在共匡弼之猶應不令至此子南金仕至膳部郎

柳莊

柳莊字思敬河東解人也祖季遠梁司徒從事中郎父遐霍州刺史莊少有遠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濟陽蔡大寶有重名於江左時爲岳陽王蕭詧諮議見莊便歎曰襄陽水鏡復在於茲矣大寶遂以女妻之俄而詧辟爲參軍轉法曹及詧稱帝還署中書舍人歷給事黃門

侍郎吏部郎中鴻臚卿及高祖輔政蕭歸令莊奉書入關時三方構難高祖懼歸有異志及莊還謂莊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艱猥蒙顧託中夜自省實懷慙懼梁主奕葉重光委誠朝廷而今已後方見松筠之節君還本國幸申孤此意於梁主也遂執莊手而別時梁之將帥咸潛請興師與尉迴等爲連衡之勢進可以盡節於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唯歸疑爲不可會莊至自長安具申高祖結託之意遂言於歸曰昔袁紹劉表王凌諸葛誕之徒並一時之雄傑也及據要害之地擁哮闕之羣功業莫建而禍不旋踵者

良由魏武晉氏挾天子保京都仗大義以爲名故能取
威定霸今尉迥雖曰舊將昏耄已甚消難王謙常人之
下者非有匡合之才況山東庸蜀從化日近周室之恩
未洽在朝將相多爲身計競効節於楊氏以臣料之迥
等終當覆滅隋公必移周國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
歸深以爲然衆議遂止未幾消難奔陳迥及謙相次就
戮歸謂莊曰近者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高祖
踐阼莊又入朝高祖深慰勉之及爲晉王廣納妃于梁
莊因是往來四五反前後賜物數千段蕭琮嗣位遷太
府卿及梁國廢授開府儀同三司尋除給事黃門侍郎

并賜以田宅莊明習舊章雅達政事凡所駁正帝莫不
稱善蘇威爲納言重莊器識常奏帝云江南人有學業
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能兼之者不過於
柳莊高頴亦與莊甚厚莊與陳茂同官不能降意茂見
上及朝臣多屬意於莊心每不平常謂莊爲輕已帝與
茂有舊曲被引召數陳莊短經歷數載譖愬頗行尚書
省嘗奏犯罪人依法合流而上處以大辟莊奏曰臣聞
張釋之有言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今法如是更重
之是法不信於民心方今海內無事正是示信之時伏
願陛下思釋之之言則天下幸甚帝不從由是忤旨俄

屬尚藥進丸藥不稱旨茂因密奏莊不親監臨帝遂怒
十一年徐璿等反於江南以行軍總管長史隨軍討之
璿平卽授饒州刺史甚有治名後數載卒官年六十二

源師

源師字踐言河南雒陽人也父文宗有重名於齊開皇
初終於莒州刺史師早有聲望起家司空府參軍事稍
遷尚書左外兵郎中又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
時高阿那肱爲相謂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師整
容報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真龍別
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何乃干知星宿祭竟不行

師出而竊歎曰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禮旣廢也何能久
乎齊亡無日矣七年周武帝平齊授司賦上士高祖受
禪除魏州刺史入爲尚書考功侍郎仍攝吏部朝章國
憲多所參定十七年歷尚書左右丞以明幹著稱時蜀
王秀頗違法度乃以師爲益州總管司馬俄而秀被徵
秀恐京師有變將謝病不行師數勸之不可違命秀作
色曰此自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涕對曰師荷國厚恩
忝參府幕僚吏之節敢不盡心但比年以來國家多故
秦孝王寢疾奄至薨殂庶人二十年太子相次淪廢聖
上之情何以堪處而有勅追王已淹時月今乃遷延未

去百姓不識王心儻生異議內外疑駭發雷霆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王自計之秀乃從徵秀廢之後益州官屬多相連坐師以此獲免後加儀同三司煬帝卽位拜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宮勅宮外衛士不得輒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繩之師據律奏徒帝令斬之師奏曰此人罪誠難恕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旣付有司義歸恒典脫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轉刑部侍郎師居職強明有口辯而無廉平之稱未幾卒官有子崑玉

郎茂

郎茂字蔚之恒山新市人也父基齊潁川太守茂少敏慧七歲誦騷雅日千餘言十五師事國子博士河間權會受詩易三禮及玄象刑名之學又就國子助教長樂張率禮受三傳羣言至忘寢食家人恐茂成病恒節其燈燭及長稱爲學者頗解屬文年十九丁父憂居喪過禮仕齊解褐司空府行參軍會陳使傅縡來聘令茂接對之後奉詔於祕書省刊定載籍遷保城令有能名百姓爲立清德頌及周武平齊上柱國王誼薦之授陳州戶曹屬高祖爲亳州總管見而悅之命掌書記時周武帝爲象經高祖從容謂茂曰人主之所爲也感天地動

鬼神而象經多糾法將何以致治茂竊歎曰此言豈常人所及也乃陰自結納高祖亦親禮之後還家爲州主簿高祖爲丞相以書召之言及疇昔甚歡授衛州司錄有能名尋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審數日釋免者百餘人歷年辭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茂曰長史言衛國民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進曰民猶水也法令爲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之有民張元預與從父弟思蘭不睦丞尉請加嚴法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於是遣縣中耆舊更往敦諭

道路不絕元預等各生感悔詣縣頓首請罪茂曉之以義遂相親睦稱爲友悌茂自延州長史轉太常丞遷民部侍郎時尚書右僕射蘇威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或答者乃云管內無五品之家不相應領類多如此又爲餘糧簿擬有無相贍茂以爲繁紆不急皆奏罷之數歲以母憂去職未期起令視事又奏身死王事者子不退田品官年老不減地皆發於茂茂性明敏剖決無滯當時以吏幹見稱仁壽初以本官領大興令煬帝卽位遷雍州司馬尋轉太常少卿後二歲拜尚書左丞參掌選事茂工法理爲世所稱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右

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窟茂奏劾之曰臣聞貴
賤殊禮士農異業所以人知局分家識廉耻宇文愷位
望已隆祿賜優厚拔葵去織寂爾無聞求利下交曾無
愧色宇仲文大將宿衛近臣趨侍階庭朝夕聞道虞芮
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寮示
民軌物若不糾繩將虧政教愷與仲文竟坐得罪茂撰
州郡圖經一百卷奏之賜帛三百段以書付祕府于時
帝每巡幸王綱已紊法令多失茂旣先朝舊臣明習世
事然善自謀身無謗諤之節見帝忌刻不敢措言唯竊
歎而已以年老上表乞骸骨不許會帝親征遼東以茂

爲晉陽宮留守其年恒山贊治王文同與茂有隙奏茂
朋黨附下罔上詔遣納言蘇威御史大夫裴蘊雜治之
茂素與二人不平因深文巧詆成其罪狀帝大怒及其
弟司隸別駕楚之皆除名爲民徙且末郡茂怡然受命
不以爲憂在途作登隴賦以自慰詞義可觀復附表自
陳帝頗悟十年追還京兆歲餘而卒時年七十五有子
知年

高構

高構字孝基北海人也性滑稽多智辯給過人好讀書
工吏事弱冠州補主簿仕齊河南王參軍事歷徐州司

馬蘭陵平原二郡太守齊滅後周武帝以爲許州司馬高祖受禪轉冀州司馬甚有能名徵拜比部侍郎尋轉民部時內史侍郎晉平東與兄子長茂爭嫡尚書省不能斷朝臣三議不決構斷而合理上以爲能召入內殿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上應列宿觀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庶者禮教之所重我讀卿判數徧詞理愜當意所不能及賜米百石由是知名尋遷雍州司馬以明斷見稱歲餘轉吏部侍郎號爲稱職復徙雍州司馬坐事左轉蓋屋令甚有治名上善之復拜雍州司馬又爲吏部侍郎以公事免煬帝立召令復位時爲吏部者多

以不稱職去官唯構最有能名前後典選之官皆出其下時人以構好劇談頗謂輕薄然其內懷方雅特爲吏部尚書牛弘所重後以老病解職弘時典選凡將有所擢用輒遣人就第問其可不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清鑒所爲文筆必先以草呈構而後出之構有所詆訶道衡未嘗不嗟伏大業七年終于家時年七十二所舉杜如晦房玄齡等後皆自致公輔論者稱構有知人之鑒開元中昌黎豆盧寔爲黃門侍郎稱爲慎密河東裴術爲右丞多所糾正河內士燮平原東方舉安定皇甫聿道俱爲刑部並執法平允弘農劉士龍清河

房山基爲考功河東裴鏡民爲兵部並稱明幹京兆韋焜爲民曹屢進讜言南陽韓則爲延州長史甚有惠政此等事行遺闕皆有吏幹爲當時所稱

張虔威

張虔威字元敬清河東武城人也父晏之齊北徐州刺史虔威性聰敏涉獵羣書其世父暲之謂人曰虔威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州補主簿十八爲太尉中兵參軍後累遷太常丞及齊亡仕周爲宣納中士高祖得政引爲相府典籤開皇初晉王廣出鎮并州盛選僚佐以虔威爲刑獄參軍累遷爲屬王甚美其才與河內張衡俱

見禮重晉邸稱爲二張焉及王爲太子遷員外散騎侍郎太子內舍人煬帝卽位授內史舍人儀同三司尋以藩邸之舊加開府尋拜謁者大夫從幸江都以本官攝江都贊治稱爲幹理虔威嘗在塗見一遺囊恐其主求失因令左右負之而行後數日物主來認悉以付之淮南太守楊綝嘗與十餘人同來謁見帝問虔威曰其首立者爲誰虔威下殿就視而答曰淮南太守楊綝帝謂虔威曰卿爲謁者大夫而乃不識參見人何也虔威對曰臣非不識楊綝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石建數馬足蓋慎之至也帝甚嘉之其廉慎皆此類也于時帝數

巡幸百姓疲敝虔威因上封事以諫帝不悅自此見疎未幾卒官有子爽仕至蘭陵令虔威弟虔雄亦有才器秦孝王俊爲秦州總管選爲法曹參軍王嘗親案囚徒虔雄誤不持狀口對百餘人皆盡事情同輩莫不歎服後歷壽春陽城二縣令俱有治績

榮毗 兄建緒

榮毗字子諶北平無終人也父權魏兵部尚書毗少剛鯁有局量涉獵羣言仕周釋褐漢王記室轉內史下士開皇中累遷殿內監時以華陰多盜賊妙選長吏楊素薦毗爲華州長史世號爲能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

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答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者戲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時晉王在揚州每令人密覘京師消息遣張衡於路次往往置馬坊以畜牧爲辭實給私人也州縣莫敢違毗獨遏絕其事上聞而嘉之賚絹百匹轉蒲州司馬漢王諒之反也河東豪傑以城應諒刺史丘和覺遁歸關中長史渤海高義明謂毗曰河東要害國之東門若失之則爲難不細城中雖復恟恟非悉反也但收桀黠者十餘人斬之自當立定耳毗然之義明馳馬追和將與協計至城西門爲

反者所殺毗亦被執及諒平拜治書侍御史帝謂之曰今日之舉馬坊之事也無改汝心帝亦敬之毗在朝侃然正色爲百寮所憚後以母憂去職歲餘起令視事尋卒官贈鴻臚少卿毗兄建緒性甚亮直兼有學業仕周爲載師下大夫儀同三司及平齊之始留鎮鄴城因著齊紀三十卷建緒與高祖有舊及爲丞相加位開府拜息州刺史將之官時高祖陰有禪代之計因謂建緒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自以周之大夫因義形於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高祖不悅建緒遂行開皇初來朝上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

楊彪上笑曰朕雖不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歷始洪二州刺史俱有能名

陸知命

陸知命字仲通吳郡富春人也父敖陳散騎常侍知命性好學通識大體以貞介自持釋褐陳始興王行參軍後歷太學博士南獄正及陳滅歸于家會高智慧等作亂于江左晉王廣鎮江都以其三吳之望召令諷諭反者知命說下賊十七城得其渠帥陳正緒蕭思行等三百餘人以功拜儀同三司賜以田宅復用其弟恪爲泮陽令知命以恪非百里才上表陳讓朝廷許之時見天

隋書卷之六十一 列傳
十一
下一統知命勸高祖都洛陽因上太平頌以諷焉文多
不載數年不得調詣朝堂上表請使高麗曰臣聞聖人
當辰物色芻蕘匹夫奔�躄或陳狂瞽伏願蹇輟旒纒覽
臣所謁昔軒轅馭曆旣緩夙沙之誅虞舜握圖猶稽有
苗之伐陛下當百代之末膺千載之期四海廓清三邊
底定唯高麗小豎狼顧燕垂王度含弘每懷遵養者良
由惡殺好生欲諭之以德也臣請以一節宣示皇風使
彼君臣面縛闕下書奏天子異之歲餘授普寧鎮將人
或言其正直者由是待詔於御史臺煬帝嗣位拜治書
侍御史侃然正色爲百寮所憚帝甚敬之後坐事免歲

餘復職時齊王暕頗驕縱暱近小人知命奏劾之暕竟
得罪百寮震慄遼東之役爲東曉道受降使者卒於師
時年六十七贈御史大夫

房彥謙

房彥謙字孝冲本清河人也七世祖諶仕燕太尉掾隨
慕容氏遷于齊子孫因家焉世爲燕姓高祖法壽魏青
冀二州刺史壯武侯曾祖伯祖齊郡平原二郡太守祖
翼宋安太守並世襲爵壯武侯父熊釋褐州主簿行清
河廣川二郡守彥謙早孤不識父爲母兄之所鞠養長
兄彥雅雅有清鑒以彥謙天性穎悟每奇之親教讀書

年七歲誦數萬言爲宗黨所異十五出後叔父子貞事所繼母有踰本生子貞哀之撫養甚厚後丁所繼母憂勺飲不入口者五日事伯父樂陵太守豹竭盡心力每四時珍果口弗先嘗遇期服之戚必蔬食終禮宗從取則焉其後受學于博士尹琳手不釋卷遂通涉五經解屬文工草隸雅有詞辯風槩高人年十八屬廣寧王孝珩爲齊州刺史辟爲主簿時禁網疎闊州郡之職尤多縱弛及彥謙在職清簡守法州境肅然莫不敬憚及周師入鄴齊主東奔以彥謙爲齊州治中彥謙痛本朝傾覆將糾率忠義潛謀匡輔事不果而止齊亡歸于家周

帝遣柱國辛遵爲齊州刺史爲賊帥輔帶劔所執彥謙以書諭之帶劔慙懼送遵還州諸賊並各歸首及高祖受禪之後遂優遊鄉曲誓無仕心開皇七年刺史韋藝固薦之不得已而應命吏部尚書虞愷一見重之擢授承奉郎俄遷監察御史後屬陳平奉詔安撫泉括等十州以銜命稱旨賜物百段米百石衣一襲奴婢七口遷秦州總管錄事參軍嘗因朝集時左僕射高頴定考課彥謙謂頴曰書稱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唐虞以降代有其法黜陟合理褒貶無虧便是進必得賢退皆不肖如或舛謬法乃虛設比見諸州考校執見不同進退多少

參差不類況復愛憎肆意致乖平坦清介孤直未必高
名卑諂巧官翻居上等直爲真僞混淆是非督亂宰貴
旣不精練斟酌取捨曾經驅使者多以蒙識獲成未歷
臺省者皆爲不知被退又四方懸遠難可詳悉唯量準
人數半破半成徒計官員之少多莫顧善惡之衆寡欲
求允當其道無由明公鑒達幽微平心遇物今所考校
必無阿枉脫有前件數事未審何以裁之唯願遠布耳
目精加採訪褒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非直有光至治
亦足標獎賢能詞氣侃然觀者屬目頰爲之動容深見
嗟賞因歷問河西隴右官人景行彥謙對之如響頰顧

謂諸州總管刺史曰與公言不如獨與秦州考使語後
數日頰言於上上弗能用以秩滿遷長葛令甚有惠化
百姓號爲慈父仁壽中上令持節使者巡行州縣察長
吏能不以彥謙爲天下第一超授鄱州司馬吏民號哭
相謂曰房明府今去吾屬何用生爲其後百姓思之立
碑頌德鄱州久無刺史州務皆歸彥謙名有異政內史
侍郎薛道衡一代文宗位望清顯所與交結皆海內名
賢重彥謙爲人深加友敬及兼襄州總管辭翰往來交
錯道路煬帝嗣位道衡轉牧番州路經彥謙所留連數
日屑涕而別黃門侍郎張衡亦與彥謙相善于時帝營

東都窮極侈麗天下失望又漢王構逆罹罪者多彥謙見衡當塗而不能匡救以書諭之曰竊聞賞者所以勸善刑者所以懲惡故疎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者也今諸州刺史受委宰牧善惡之間上達本朝懾憚憲章不敢怠慢國家祇承靈命作民父母刑賞曲直升聞于天寅畏照臨亦宜謹肅故文王云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以此而論雖州國有殊高下懸邈然憂民慎法其理一也至如并州釁逆須有甄明若楊諒實以詔命不通慮宗社危逼徵兵聚衆非爲干紀則當原其本情議其刑罰上副聖主友

于之意下曉愚民疑惑之心若審知內外無虞嗣后纂統而好亂樂禍妄有覬覦則管蔡之誅當在於諒同惡相濟無所逃罪梟懸孥戮國有常刑其間乃有情非協同力不自固或被擁逼淪陷凶威遂使籍沒流移恐爲冤濫恢恢天網豈其然乎罪疑從輕斯義安在昔叔向寘鬻獄之死晉國所嘉釋之斷犯蹕之刑漢文稱善羊舌寧不愛弟廷尉非苟違君但以執法無私不容輕重且聖人大寶是曰神器苟非天命不可妄得故蚩尤項籍之驍勇伊尹霍光之權勢李老孔丘之才智呂望孫武之兵術吳楚連磐石之據產祿承母后之基不應歷

運之兆終無帝王之位況乎蕞爾一隅蜂扇蟻聚楊諒
之愚鄙羣小之凶慝而欲憑陵畿甸覬幸非望者哉開
闢以降書契云及帝皇之跡可得而詳自非積德累仁
豐功厚利孰能道洽幽顯義感靈祇是以古之哲王昧
且不顯履冰在念御朽競懷逮叔世驕荒曾無戒懼肆
於民上騁嗜奔慾不可具載請畧陳之曩者齊陳二國
並居大位自謂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罔念憂虞不恤
刑政近臣懷寵稱善而隱惡史官曲筆掩瑕而錄美是
以民庶呼嗟終閉塞於視聽公卿虛譽日數陳於左右
法網嚴密刑辟日多徭役煩興老幼疲苦昔鄭有子產

齊有晏嬰楚有叔敖晉有士會凡此小國尚足名臣齊
陳之疆豈無良佐但以執政壅蔽懷私徇軀忘國憂家
外同內忌設有正直之士才堪幹持於己非宜卽加擯
壓倘遇諂佞之輩行多穢匿於我有益遽蒙薦舉以此
求賢何從而至夫賢材者非尚膂力豈繫文華唯須正
身負載確乎不動譬棟之處屋如骨之在身所謂棟梁
骨鯁之材也齊陳不任骨鯁信近讒諛天高聽卑監其
淫僻故總收神器歸我大隋向使二國祇敬上玄惠恤
鰥寡委任方直斥遠浮華卑菲爲心惻隱爲務河朔疆
富江湖險隔各保其業民不思亂泰山之固弗可動也

然而寢卧積薪宴安鳩毒遂使禾黍生廟霧露沾衣弔影撫心何嗟及矣故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萬機之事何者不須熟慮哉伏惟皇帝望雲就日仁孝夙彰錫社分珪大成規矩及總統淮海盛德日新當璧之符遐邇僉屬纘歷甫爾寬仁已布率土蒼生翹足而喜并州之亂變起倉卒職由楊諒詭惑註誤吏民非有構怨本朝棄德從賊者也而有司將帥稱其願反非止誣陷良善亦恐大點皇猷足下宿當重寄早預心膺粵自藩邸柱石見知方當書名竹帛傳芳萬古稷契伊呂彼獨何人既屬明時須存謇諤立當世

之大誠作將來之憲範豈容曲順人主以愛虧刑又使脅從之徒橫貽罪譴忝蒙眷遇輒寫微誠野人愚瞽不知忌諱衡得書歎息而不敢奏聞彥謙知王綱不振遂去官隱居不仕將結構蒙山之下以求其志會置司隸官盛選天下知名之士朝廷以彥謙公方宿著時望所歸徵授司隸刺史彥謙亦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凡所薦舉皆人倫表式其有彈射當之者曾無怨言司隸別駕劉焯陵上侮下訐以爲直刺史憚之皆爲之拜唯彥謙執志不撓亢禮長揖有識嘉之焯亦不敢爲恨大業九年從駕度遼監扶餘道軍其後隋政漸亂朝廷靡然

莫不變節彥謙直道守常介然孤立頗爲執政者之所
嫉出爲涇陽令未幾終于官時年六十九彥謙居家每
子姪定省常爲講說督勉之亶亶不倦家有舊業資產
素殷又前後居官所得俸祿皆以周卹親友家無餘財
車服器用務存素儉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雖
致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玄齡曰人皆
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所有文筆
恢廓閑雅有古人之深致又善草隸人有得其尺牘者
皆寶翫之太原王邵北海高構蔣縣李綱河東柳彧薛
孺皆一時知名雅澹之士彥謙並與爲友雖冠蓋成列

而門無雜賓體資文雅深達政務有識者咸以遠大許
之初開皇中平陳之後天下一統論者咸云將致太平
彥謙私謂所親趙郡李少通曰主上性多忌剋不納諫
爭太子卑弱諸王擅威在朝唯行苛酷之政未施弘大
之體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少通初謂不然及仁壽大業
之際其言皆驗大唐馭宇追贈徐州都督臨淄縣公諡
曰定

史臣曰大厦云構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畧
長短殊用大小異宜格稅棟梁莫可棄也李諤等或文
能遵義或才足幹時識用顯於當年故事留於臺閣參

隋書卷六十六
及傳
之有隋多士取其開物成務皆廊廟之榱桷亦北辰之
衆星也

隋書卷六十六

隋書卷六十七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三十二

虞世基

虞世基字茂世會稽餘姚人也父荔陳太子中庶子世
基幼沉靜喜愠不形於色博學有高才兼善草隸陳中
書令孔奐見而歎曰南金之貴屬在斯人少傅徐陵聞
其名召之世基不往後因公會陵一見而奇之顧謂朝
士曰當今潘陸也因以弟女妻焉仕陳釋褐建安王法
曹參軍事歷祠部殿中二曹郎太子中舍人遷中庶子

散騎常侍尚書左丞陳主嘗於莫府山校獵令世基作
講武賦於坐奏之曰夫翫居常者未可論匡濟之功應
變通者然後見帝王之畧何則化有文質進讓殊風世
或澆淳解張累務雖復順紀合符之后望雲就日之君
且修戰於版泉亦治兵於丹浦是知文德武功蓋因時
而並用經邦創制固與俗而推移所以樹鴻名垂大訓
拱揖百靈包舉六合其唯聖人乎鷄火之歲皇上御宇
之四年也萬物交泰九有乂安俗躋仁壽民資日用然
而足食足兵猶載懷於履薄可久可大尚懍乎於御朽
至如昆吾遠賚肅脊奇踪史不絕書府無虛月貝冑雍

弧之用犀渠闕鞏之殷鑄名劔於尚方積琬戈於武庫
熊羆百萬貔豹千羣利盡五材威加四海爰於農隙有
事春蒐舍爵策勳觀使臣之以禮沮勸賞罰迺示民以
知禁盛矣哉信百王之不易千載之一時也昔上林從
宰相如於是頌德長楊校獵子雲退而爲賦雖則體物
緣情不同年而語矣英聲茂實蓋可得而言焉其辭曰
惟則天以稽古統資始於羣分膺錄圖而出震樹司牧
以爲君旣濟寬而濟猛亦乃武而乃文北怨勞乎殷履
南伐盛於唐勛彼周干與夏戚粵可得而前聞我大陳
之創業乃撥亂而爲武戡定艱難平壹區宇從喋喋之

樂推爰蒼蒼而再補故累仁以積德諒重規而襲矩惟
皇帝之休烈體狗齊之睿哲敷九疇而咸叙奄四海而
有截旣搜揚於帝難又文思之安安幽明請吏俊乂在
官御璇璣而七政辨朝玉帛而萬國歡昧旦丕顯未明
思治道藏往而知來功參天而兩地運聖人之上德盡
生民之能事於是禮暢樂和刑清政肅西泉析支東漸
蟠木罄圖謀而效社漏川泉而禋福在靈貺而必臻亦
何思而不服雖致治之隆平猶戒國而強兵選羽林於
六郡詔蹶張於五營兼折衝而餘勇咸重義而輕生遂
乃因農隙以教民在春蒐而習戰命司馬以示法帥掌

固而清甸導甸始以前驅伏鈎陳而後殿抗鳥旌於析
羽飾魚文於被練爾乃革軒按轡玉虬齊鞅屯左矩以
啓行擊右鍾而傳響交雲罕之掩映紛劍騎而來往指
攝提於斗極洞閭闔之弘敞跨玄武而東臨欵黃山而
北上隱圓闕之迢遞屆方澤之塏爽于斯時也青春晚
候朝陽明岫日月光華煙雲吐秀澄波瀾於江海靜氛
埃於宇宙乘輿乃御太一之玉堂授軍令於紫房蘊龍
韜之妙竿誓武旅於戎場銳金顏於庸蜀躡鐵騎於漁
陽設神弩而持滿彊矢弧而並張曳紅旗之正正振夔
鼓之鏜鏜八陳肅而成列六軍儼以相望拒飛梯於縈

帶聳樓車於武岡或掉鞅而直指乍交綏而弗傷裁應
變而蛇擊俄蹈厲以鷹揚中小枝於戟刃徹蹲札於甲
裳聊七縱於孟獲乃兩禽於卞莊始軒軒而鶴舉遂離
離以鴈行振川谷而橫八表蕩海岳而耀三光諒窈冥
之不測羌進退而難常亦有投石扛鼎超乘挾軔衝冠
聳劍鐵楯銅頭熊渠殪兕武勇操牛雖任鄙與賁育故
無得而爲仇九攻旣決三畧已周鳴鑼振響風卷電收
於是勇爵班金奏設登元凱而陪位命方邵而就列三
獻式序八音未闕舞干戚而有豫聽鼓鞀而載悅俾挾
纊與投醪咸忘軀而殉節方席卷而橫行見王師之有

征登燕山而戮封豕臨瀚海而斬長鯨望雲亭而載蹕
禮升中而告成實皇王之神武信蕩蕩而難名者也陳
主嘉之賜馬一匹及陳滅歸國爲通直郎直內史省貧
無產業每傭書養親怏怏不平嘗爲五言詩以見意情
理悽切世以爲工作者莫不吟詠未幾拜內史舍人煬
帝卽位顧遇彌隆祕書監河東柳顧言博學有才罕所
推謝至是與世基相見歎曰海內當共推此一人非吾
儕所及也俄遷內史侍郎以母憂去職哀毀骨立有詔
起令視事拜見之日殆不能起帝令左右扶之哀其羸
瘠詔令進肉世基食輒悲哽不能下帝使謂之曰方相

隋書卷六十一 列傳
四
委任當爲國惜身前後敦勸者數矣帝重其才親禮逾厚專典機密與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等參掌朝政于時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數帝方凝重事不庭決入閣之後始召世基口授節度世基至省方爲勅書日且百紙無所遺謬其精審如是遼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後從幸鴈門帝爲突厥所圍戰士多敗世基勸帝重爲賞格親自撫循又下詔停遼東之事帝從之師乃復振及圍解勲格不行又下伐遼之詔由是言其詐衆朝野離心帝幸江都次鞏縣世基以盜賊日盛請發兵屯洛口倉

以備不虞帝不從但答云卿是書生定猶懼怯于時天下大亂世基知帝不可諫止又以高頴張衡等相繼誅戮懼禍及己雖居近侍唯諾取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郡縣多沒世基知帝惡數聞之後有告敗者乃抑損表狀不以實聞是後外間有變帝弗之知也嘗遣太僕楊義臣捕盜於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鼠竊雖多未足爲慮義臣剋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其兵散又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事稱李密有衆百萬圍逼

京都賊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歔歔嗚咽帝爲之改容世基見帝色憂進曰越王年小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爲羣盜所殺此後外人杜口莫敢以賊聞奏世基貌沉審言多合意是以特見親愛朝臣無與爲比其繼室孫氏性驕淫世基惑之恣其奢靡雕飾器服無復素士之風孫復攜前夫子夏侯儼入世基舍而頑鄙無賴爲其聚斂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金寶盈積其弟世南素國士而清貧不立未曾有所瞻由是爲論者所譏朝野咸共疾怨宇文化及殺逆也世基乃見害焉長子肅好學多才藝時人稱有家風弱冠早沒肅弟熙大業末爲符璽郎次子柔晦並宣義郎化及將亂之夕宗人虞伋知而告熙曰事勢以然吾將濟卿南度且得免禍同死何益熙謂伋曰棄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懷自此訣矣及難作兄弟競請先死行刑人於是先世基殺之

裴蘊

裴蘊河東聞喜人也祖之平梁衛將軍父忌陳都官尚書與吳明徹同没于周賜爵江夏郡公在隋十餘年而

卒蘊性明辯有吏幹在陳仕歷直閣將軍興寧令蘊以其父在北陰奉表於高祖請爲內應及陳平上悉閱江南衣冠之士次至蘊上以爲夙有向化之心超授儀同左僕射高頰不悟上旨進諫曰裴蘊無功於國寵踰倫輩臣未見其可上又加蘊上儀同頰復進諫上曰可加開府頰乃不敢復言卽日拜開府儀同三司禮賜優洽歷洋直隸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大業初考績連最煬帝聞其善政徵爲太常少卿初高祖不好聲技遣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儻之色皆罷遣從民至是蘊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爲樂戶其

六品已下至於民庶有善音樂及倡優百戲者皆直太常是後異技淫聲咸萃樂府皆置博士弟子遞相教傳增益樂人至三萬餘帝太悅遷民部侍郎于時猶承高祖和平之後禁網踈闊戶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猶詐爲小未至於老已免租賦蘊歷爲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條奏皆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鄉正里長皆遠流配又許民相告若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大業五年也諸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二百帝臨朝覽狀謂百官曰前代無好人致此罔冒今進民戶口皆從實者全由裴蘊一

人用心古語云得賢而治驗之信矣由是漸見親委拜
京兆贊治發擿纖毫吏民懾憚未幾擢授御史大夫與
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蘊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
則曲法順情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
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憲部大理莫敢與奪必稟
承進止然後決斷蘊亦機辯所論法理言若懸河或重
或輕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時人不能致詰楊玄感之反
也帝遣蘊推其黨與謂蘊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
知天下人不欲多即相聚爲盜耳不盡加誅則後無
以勸蘊由是乃峻法治之所戮者數萬人皆籍沒其家

帝大稱善賜奴婢十五口司隸大夫薛道衡以忤意獲
譴蘊知帝惡之乃奏曰道衡負才恃舊有無君之心見
詔書每下便腹非私議推惡於國妄造禍端論其罪名
似如隱昧源其情意深爲悖逆帝曰然我少時與此人
相隨行役輕我童穉共高頰賀若弼等外擅威權自知
罪當誣調及我卽位懷不自安賴天下無事未得反耳
公論其逆妙體本心於是誅道衡又帝問蘇威以討遼
之策威不願帝復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賊乃詭荅曰
今者之役不願發兵但詔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關
內奴賊及山東歷山飛張金稱等頭別爲一軍出遼西

道諸河南賊王薄孟讓等十餘頭並給舟楫浮滄海道
必喜於免罪競務立功一歲之間可滅高麗矣帝不懌
曰我去尚猶未克鼠竊安能濟乎威出後蘊奏曰此大
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悟曰老革多姦將賊脇我
欲搭其口但隱忍之誠極難耐蘊知上意遣張行本奏
威罪惡帝付蘊推鞫之乃處其死帝曰未忍便殺遂父
子及孫三世並除名蘊又欲重已權勢令虞世基奏罷
司隸刺史以下官屬增置御史百餘人於是引致姦黠
共爲朋黨郡縣有不附者陰中之于時軍國多務凡是
興師動衆京都留守及與諸蕃互市皆令御史監之賔

客附隸徧於郡國侵擾百姓帝弗之知也以度遼之役
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及司馬德戡將爲亂江陽長張惠
紹夜馳告之蘊共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兵民盡取榮
公護兒節度收在外逆黨宇文化及等仍發羽林殿腳
遣范富婁等入自西苑取梁公蕭鉅及燕王處分扣門
援帝謀議已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反者不實抑其計
須臾難作蘊歎曰謀及播郎竟悞人事遂見害子愔爲
尚輦直長亦同日死

裴矩

裴矩字弘大河東聞喜人也祖他魏郡官尚書父訥之

齊太子舍人矩繼祿而孤及長好學頗愛文藻有智數世父讓之謂矩曰觀汝神識足成才士欲求宦達當資幹世之務矩始留情世事齊北平王貞爲司州牧辟爲兵曹從事轉高平王文學及齊亡不得調高祖爲定州總管召補記室甚親敬之以母憂去職高祖作相遣使者馳召之參相府記室事及受禪遷給事郎奏舍人事伐陳之役領元帥記室旣破丹陽晉王廣令矩與高頴收陳圖籍明年奉詔巡撫嶺南未行而高智慧汪文進等相聚作亂吳越道閉上難遣矩行矩請速進上許之行至南康得兵數千人時俚帥王仲宣逼廣州遣其所

部將周師舉圍東衡州矩與大將軍鹿愿赴之賊立九柵屯大庾嶺共爲聲援矩進擊破之賊懼釋東衡州據愿長嶺又擊破之遂斬師舉進軍自南海援廣州仲宣懼而潰散矩所綏集者二十餘州又承制署其渠帥爲刺史縣令及還報上大悅命升殿勞苦之顧謂高頴楊素曰韋洸將二萬兵不能早度嶺朕每患其兵少裴矩以三千敝卒徑至南康有臣若此朕亦何憂以功拜開府賜爵聞喜縣公資物二千段除民部侍郎尋遷內史侍郎時突厥強盛都藍可汗妻大義公主卽宇文氏之女也由是數爲邊患後因公主與從胡私通長孫晟先

發其事矩請出使說都藍顯戮宇文氏上從之竟如其言公主見殺後都藍與突利可汗構難屢犯亭鄣詔太平公史萬歲爲行軍總管出定襄道以矩爲行軍長史破達頭可汗於塞外萬歲被誅功竟不錄上以啓民可汗初附令矩撫慰之還爲尚書左丞其年文獻皇后崩太常舊無儀注矩與牛弘據齊禮參定之轉吏部侍郎名爲稱職煬帝卽位營建東都矩職修府省九旬而就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畧諸裔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州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臣聞禹定九州

導河不踰積石秦兼六國設防止及臨洮故知西胡雜種僻居遐裔禮教之所不及書典之所罕傳自漢氏興基開拓河右始稱名號者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乃五十五王仍置校尉都護以存招撫然叛服不恒屢經征戰後漢之世頻廢此官雖大宛以來畧知戶數而諸國山川未有名目至如姓氏風土服章物產全無纂錄世所弗聞復以春秋遞謝年代久遠兼并誅討互有興亡或地是故邦改從今號或人非舊類因襲昔名兼復部民交錯封疆移改戎狄音殊事難窮驗于闐之北葱嶺以東考于前史三十餘國其後更相屠滅僅有十存自

餘淪沒掃地俱盡空有兵墟不可記識皇上膺天育物
無隔華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風行所及日入以來職
貢皆通無遠不至臣旣因撫納監知關市尋討書傳訪
採胡人或有所疑卽譯衆口依其本國服飾儀形王及
庶人各顯容止卽丹青模寫爲西域圖記共成三卷合
四十四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項以去北海之
南縱橫所亘將二萬里諒由富商大賈周遊經涉故諸
國之事罔不徧知復有幽荒遠地卒訪難曉不可憑虛
是以致闕而二漢相踵西域爲傳戶民數十卽稱國王
徒有名號乃乖其實今者所編皆餘千戶利盡西海多

產珍異其山居之屬非有國名及部落小者多亦不載
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爲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
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
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葱嶺又經
鏃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
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唱槃陀度葱
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帆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于
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東女國南
婆羅門國等並隨其所往諸處得達故知伊吾高昌鄯
善並西域之門戶也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以國家

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汜而揚旌越崑崙而躍馬易如反掌何往不至但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爲其擁遏故朝貢不通今並因商人密送誠欵引領翹首願爲臣妾聖情含養澤及普天服而撫之務存安輯故皇華遣使弗動兵車諸蕃旣從渾厥可滅混一戎夏其在茲乎不有所記無以表威化之遠也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每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方之事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可并吞帝由是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畧咸以委之轉民部侍郎未視事遷黃門侍郎帝復令矩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大業三年帝有事於恒岳咸

來助祭帝將巡河右復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導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儷誼諫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騎乘填咽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帝見而大悅竟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並遣兵戍之每歲委輸巨億萬計諸蕃懾懼朝貢相續帝謂矩有綏懷之畧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其冬帝至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帝令都下大戲徵四方奇技異藝陳於端門街衣錦綺珥金翠者以十數萬又勒百官及

民士女列坐柵閣而縱觀焉皆被服鮮麗終月乃罷又令三市店肆皆設帷帳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蠻夷與民貿易所至之處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蠻夷嗟歎謂中國爲神仙帝稱其至誠顧謂宇文述牛弘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未發之頃矩輒以聞自非奉國用心孰能若是帝遣將軍薛世雄城伊吾令矩共往經畧矩諷諭西域諸國曰天子爲蕃人交易懸遠所以城伊吾耳咸以爲然不復來競及還賜錢四十萬矩又白狀令反間射匱潛攻處羅語在突厥傳後處羅爲射匱所迫竟隨使者入朝帝大悅賜矩以貂裘及西

域珍器從帝巡于塞北幸啓民帳時高麗遣使先通于突厥啓民不敢隱引之見帝矩因奏狀曰高麗之地本孤竹國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漢世分爲三郡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別爲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但以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得不事使此冠帶之境仍爲蠻貊之列乎今其使者朝於突厥親見啓民合國從化必懼皇靈之遠暢慮後伏之先亡脅令入朝當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請面詔其使放還本國遣語其王令速朝覲不然者當率突厥卽日誅之帝納焉高元不用命始建征遼之策王師臨遼以本官領武

賁郎將明年復從至遼東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
帝令矩兼掌兵事以前後度遼之役進位右光祿大夫
于時皇綱不振人皆變節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
侍郎虞世基等用事文武多以賄聞唯矩守常無臧穢
之饗以是爲世所稱還至涿郡帝以楊玄感初平令矩
安集隴右因之會寧存問曷薩那部落遣闕達度設寇
吐谷渾頻有虜獲部落致富還而奏狀帝大賞之後從
師至懷遠鎮詔護北蕃軍事矩以始畢可汗部衆漸盛
獻策分其勢將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爲南面可汗
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漸怨矩又言於帝曰突厥本淳

易可離間但由其內多有羣胡盡皆桀黠教導之耳臣
聞史蜀胡悉尤多姦計幸於始畢請誘殺之帝曰善矩
因遣人告胡悉曰天子大出珍物今在馬邑欲共蕃內
多作交關若前來者卽得好物胡悉貪而信之不告始
畢率其部落盡驅六畜星馳爭進冀先互市矩伏兵馬
邑下誘而斬之詔報始畢曰史蜀胡悉忽領部落走來
至此云背可汗請我容納突厥旣是我臣彼有背叛我
當共殺今已斬之故令往報始畢亦知其狀由是不朝
十一年帝北巡狩始畢率騎數十萬圍帝於鴈門詔令
矩與虞世基每宿朝堂以待顧問及圍解從至東都屬

射匱可汗遺其猶子率西蕃諸胡朝貢詔矩醮接之尋從幸江都宮時四方盜賊蜂起郡縣上奏者不可勝計矩言之帝怒遣矩詣京師接候蕃客以疾不行及義兵入關帝令虞世基就宅問矩方畧矩曰太原有變京畿不靜遙爲處分恐失事機唯願鑿輿早還方可平定矩復起視事俄而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敗問至矩以聞帝失色矩素勤謹未嘗忤物又見天下方亂恐爲身禍其待遇人多過其所望故雖至廝役皆得其歡心時從駕驍果數有逃散帝憂之以問矩矩荅曰方今車駕留此已經二年驍果之徒盡無家口人無匹合則不能久安

臣請聽兵士於此納室帝大喜曰公定多智此奇計也因令矩檢校爲將士等娶妻矩召江都境內寡婦及未嫁女皆集宮監又召將帥及兵等恣其所取因聽自首先有姦通婦女及尼女冠等並卽配之由是驍果等悅咸相謂曰裴公之惠也宇文化及之亂矩晨起將朝至坊門遇逆黨數人控矩馬詣孟景所賊皆曰不關裴黃門旣而化及從百餘騎至矩迎拜化及慰諭之令矩參定儀注推秦王子浩爲帝以矩爲侍內隨化及至河北及僭帝位以矩爲尚書右僕射加光祿大夫封蔡國公爲河北道安撫大使及宇文氏敗爲竇建德所獲以矩

隋代舊臣遇之甚厚復以爲吏部尚書尋轉尚書右僕射專掌選事建德起自羣盜未有節文矩爲制定朝儀旬月之間憲章頗備擬於王者建德大悅每諮訪焉及建德度河討孟海公矩與曹旦等於洛州留守建德敗於武牢羣帥未知所屬曹旦長史李公淹大唐使人魏徵等說旦及齊善行令歸順旦等從之乃令矩與徵公淹領旦及八璽舉山東之地歸于大唐授左庶子轉詹事民部尚書

史臣曰世基初以雅澹著名兼以文華見重亡國羈旅特蒙任遇參機衡之職預帷幄之謀國危未嘗思安君

昏不能納諫方更鬻官賣獄黷貨無慙顛隕厥身亦其所也裴蘊素懷姦險巧於附會作威作福唯利是視滅亡之禍其可免乎裴矩學涉經史頗有幹局至於一勤匪懈夙夜在公求諸古人殆未之有與聞政事多歷歲年雖處危亂之中未虧廉謹之節美矣然承望風旨與時消息使高昌入朝伊吾獻地聚糧且未師出玉門關右騷然頗亦矩之由也

隋書卷六十七

隋書卷六十七考證
裴矩傳必懼皇靈之遠暢慮後伏之先亡○伏當作服

隋書卷六十七考證

隋書卷六十八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三十三

宇文愷

宇文愷字安樂杞國公忻之弟也在周以功臣子年三
歲賜爵雙泉伯七歲進封安平郡公邑二千戶愷少有
器局家世武將諸兄並以弓馬自達愷獨好學博覽書
記解屬文多伎藝號爲名父公子初爲千牛累遷御正
中大夫儀同三司高祖爲丞相加上開府中大夫及踐
阼誅宇文氏愷初亦在殺中以其與周本別兄忻有功

於國使人馳赦之僅而得免後拜營宗廟副監太子左庶子廟成別封甌山縣公邑千戶及遷都上以愷有巧思詔領營新都副監高頴雖總大綱凡所規畫皆出於愷後決渭水達河以通運漕詔愷總督其事後拜萊州刺史甚有能名兄忻被誅除名於家久不得調會朝廷以魯班故道久絕不行令愷修復之既而上建仁壽宮訪可任者右僕射楊素言愷有巧思上然之於是檢校將作大匠歲餘拜仁壽宮監授儀同三司尋爲將作少監文獻皇后崩愷與楊素營山陵事上善之復爵安平郡公邑千戶煬帝卽位遷都洛陽以愷爲營東都副監

尋遷將作大匠愷揣帝心在宏侈於是東京制度窮極壯麗帝大悅之進位開府拜工部尚書及長城之役詔愷規度之時帝北巡欲誇戎狄令愷爲大帳其下坐數千人帝大悅賜物千段又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帝彌悅焉前後賞賚不可勝紀自永嘉之亂明堂廢絕隋有天下將復古制議者紛然皆不能決愷博考羣籍奏明堂議表曰臣聞在天成象房心爲布政之宮在地成形景午居正陽之位觀雲告月順生殺之序五室九宮統人神之際金口木舌發令兆民玉瓚

黃琮式嚴宗祀何嘗不矜莊辰宁盡妙思於規摹凝睇
冕旒致子來於矩矱伏惟皇帝陛下提衡握契御辯乘
乾咸五登三復上皇之化流凶去暴丕下武之緒用百
姓之異心驅一代以同域康哉康哉民無能而名矣故
使天符地寶吐醴飛甘造物資生澄源反朴九圍清謐
四表削平襲我衣冠齊其文軌茫茫上玄陳珪璧之敬
肅肅清廟感霜露之誠正金奏九韶六莖之樂定石渠
五官三雍之禮乃卜瀍西爰謀洛食辨方面勢仰稟神
謀敷土濬川爲民立極兼聿遵先言表置明堂爰詔下
臣占星揆日於是採崧山之祕簡披汶水之靈圖訪通

議於殘亡購冬官於散逸總集衆論勒成一家昔張衡
渾象以三分爲一度裴秀輿地以二寸爲千里臣之此
圖用一分爲一尺推而演之冀輪奐有序而經構之旨
議者殊途或以綺井爲重屋或以圓楣爲隆棟各以臆
說事不經見今錄其疑難爲之通釋皆出證據以相發
明議曰臣愷謹案淮南子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甘
雨以時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
獻貢以時嘗穀祀於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
雨不能襲燥濕不能傷遷延而入之臣愷以爲上古朴
畧朔立典刑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

重象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
府注云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
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總章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
室堂脩二七博四脩一注云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
今堂脩十四步其博益以四分脩之一則明堂博十七
步半也臣愷按三王之世夏最爲古從質尚文理應漸
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爲論理恐不爾記云
堂脩七博四脩若夏度以步則應脩七步注云今堂脩
十四步乃是增益記文殷周二堂獨無加字便是其義
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

文周闕增筵之義研覈其趣或是不然讐校古書並無
二字此乃桑間俗儒信情加減黃圖議云夏后氏益其
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杼間馬宮之
言止論堂之一面據此爲準則三代堂基並方得爲上
圓之制諸書所說並云下方鄭注周官獨爲此義非直
與古違異亦乃乖背禮文尋文求理深恐未愜尸子曰
殷人陽館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
阿重屋注云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博九尋
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
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二筵禮記明堂位曰天子之廟

復廟重檐鄭注云復廟重屋也注玉藻云天子廟及露寢皆如明堂制禮圖云於內室之上起通天之觀觀八十一尺得宮之數其聲濁君之象也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以茅蓋上圓下方外水曰璧雝赤綴戶白綴牖堂高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宮方三百步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周書明堂曰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室居內方百尺室內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太廟露寢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

棟重廊累屋也禮圖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呂氏春秋曰有十二堂與月令同並不論尺丈臣愷案十二階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無理思黃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宮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極陰之變數七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法五

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大室三之二垣高無蔽日之照
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於
外象四海圓法陽也水濶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水內
徑三丈應觀禮經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上無室其
外畧依此制泰山通議今亡不可得而辨也元始四年
八月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門制度如儀一殿垣四面
門八觀水外周堤壤高四尺和會築作三旬五年正月
六日辛未始郊太祖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
祀孝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及先賢百辟卿士有益
者於是秩而祭之親扶三老五更袒而割牲跪而進之

因班時令宣恩澤諸侯王宗室四夷君長匈奴西國侍
子悉奉貢助祭禮圖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明堂上圓
下方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
室八牕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室有二戶二九十八
戶法土王十八日內堂正壇高三尺土階三等胡伯始
注漢官云古清廟蓋以茅今蓋以瓦瓦下籍茅以存古
制東京賦曰乃營三宮布政頒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
造舟清池惟水泱泱薛綜注云複重廡覆謂屋平覆重
棟也續漢書祭祀志云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於明堂
五帝坐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

青帝之南少退西面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臣愷按詩云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我將我享維牛維羊據此則備太
牢之祭今云一犢恐與古殊自晉以前未有鷄尾其圓
牆璧水一依本圖晉起居注裴頌議曰尊祖配天其義
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爲一殿以崇嚴祀其餘
雜碎一皆除之臣愷案天垂象聖人則之辟雍之星旣
有圖狀晉堂方構不合天文旣闕重樓又無璧水空堂
乖五室之義直殿違九階之文非古欺天一何過甚後
魏於北臺城南造圓牆在璧水外門在水內迥立不與
牆相連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間通巷違

舛處多其室皆用塹累極成褊陋後魏樂志曰孝昌二
年立明堂議者或言九室或言五室詔斷從五室後元
義執政復改爲九室遭亂不成宋起居注曰孝武帝大
明五年立明堂其牆宇規範擬則太廟唯十二間以應
碁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對饗鼎俎
簠簋一依廟禮梁武卽位之後移宋時太極殿以爲明
堂無室十二間禮疑議云祭用純漆俎瓦樽文於郊質
於廟止一獻用清酒平陳之後臣得目觀遂量步數記
其尺丈猶見基內有焚燒殘柱毀斫之餘入地一丈儼
然如舊柱下以樟木爲跗長丈餘濶四尺許兩兩相並

瓦安數重宮城處所乃在郭內雖湫隘卑陋未合規摹
祖宗之靈得崇嚴祀周齊二代闕而不修大饗之典於
焉靡託自古明堂圖惟有二本一是宗周劉熙阮湛劉
昌宗等作三圖畧同一是後漢建武三十年作禮圖有
本不詳撰人臣遠尋經傳傍求子史研究衆說總撰今
圖其樣以木爲之下爲方堂堂有五室上爲圓觀觀有
四門帝可其奏會遼東之役事不果行以度遼之功進
位金紫光祿大夫其年卒官時年五十八帝甚惜之諡
曰康撰東都圖記二十卷明堂圖議二卷釋疑一卷見
行於世子儒童游騎尉少子溫起部承務郎

閻毗

閻毗榆林盛樂人也祖進魏本郡太守父虔周上柱國
寧州總管毗七歲襲爵石保縣公邑千戶及長儀貌矜
嚴頗好經史受漢書於蕭該畧通大旨能篆書工草隸
尤善畫爲當時之妙周武帝見而悅之命尚清都公主
宣帝卽位拜儀同三司授千牛左右高祖受禪以技藝
侍東宮數以瑯麗之物取悅於皇太子由是甚見親待
每稱之於上尋拜車騎宿衛東宮上嘗遣高頴大閱於
龍臺澤諸軍部伍多不齊整唯毗一軍法制肅然頴言
之於上特蒙賜帛俄兼太子宗衛率長史尋加上儀同

太子服翫之物多毗所爲及太子廢毗坐杖一百與妻子俱配爲官奴婢後二歲放免爲民煬帝嗣位盛脩軍器以毗性巧諳練舊事詔典其職尋授朝請郎毗立議輦輅車輿多所增損語在輿服志擢拜起部郎帝嘗大備法駕嫌屬車太多顧謂毗曰開皇之日屬車十有二乘於事亦得今八十一乘以牛駕車不足以益文物朕欲減之從何爲可毗對曰臣初定數共宇文愷參詳故實據漢胡伯始蔡邕等議屬車八十一乘此起於秦遂爲後式故張衡賦云屬車九九是也次及法駕三分減一爲三十六乘此漢制也又據宋孝建時有司奏議晉

遷江左惟設五乘尚書令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議兼九國三十六乘無所準憑江左五乘儉不中禮但帝王文物旂旒之數爰及冕玉皆同十二今宜準此設十二乘開皇平陳因以爲法今憲章往古大駕依秦法駕依漢小駕依宋以爲差等帝曰何用秦法乎大駕宜三十六法駕宜用十二小駕除之毗研精故事皆此類也長城之役毗總其事及帝有事恒岳詔毗營立壇場尋轉殿內丞從幸張掖郡高昌王朝於行所詔毗持節迎勞遂將護入東都尋以母憂去職未朞起令視事將興遼東之役自洛口開渠達於涿郡以通運漕毗督其役明

年兼領右翊衛長史營建臨朔宮及征遼東以本官領武賁郎將典宿衛時衆軍圍遼東城帝令毗詣城下宣諭賊弓弩亂發所乘馬中流矢毗顏色不變辭氣抑揚卒事而去尋拜朝請大夫遷殿內少監又領將作少監事後復從帝征遼東會楊玄感作逆帝班師兵部侍郎斛斯政奔遼東帝令毗率騎二千追之不及政據高麗柏崖城毗攻之二日有詔徵還從至高陽暴卒時年五十帝甚悼惜之贈殿內監

何稠

劉龍

黃亘

弟袞

何稠字桂林國子祭酒妥之兄子也父通善斲玉稠性

絕巧有智思用意精微年十餘歲遇江陵陷隨妥入長安仕周御飾下士及高祖爲丞相召補參軍兼掌細作署開皇初授都督累遷御府監歷太府丞稠博覽古圖多識舊物波斯嘗獻金絲錦袍組織殊麗上命稠爲之稠錦旣成踰所獻者上甚悅時中國久絕琉璃之作匠人無敢厝意稠以綠瓷爲之與真不異尋加員外散騎侍郎開皇末桂州俚李光仕聚衆爲亂詔稠召募討之師次衡嶺遣使者諭其渠帥洞主莫崇解兵降款桂州長史王文同鑠崇以詣稠所稠詐宣言曰州縣不能綏養致邊民擾叛非崇之罪也乃命釋之引崇共坐并從

者四人爲設酒食而遣之崇大悅歸洞不設備稠至五更掩入其洞悉發俚兵以臨餘賊象州逆帥杜條遼羅州逆帥龐靖等相繼降款分遣建州開府梁昵討叛夷羅壽羅州刺史馮暄討賊帥李大檀並平之傳首軍門承制署首領爲州縣官而還衆皆悅服有欽州刺史寧猛力帥衆迎軍初猛力倔强山洞欲圖爲逆至是惶懼請身入朝稠以其疾篤因示無猜貳遂放還州與之約曰八九月間可詣京師相見稠還奏狀上意不懌其年十月猛力卒上謂稠曰汝前不將猛方來今竟死矣稠曰猛力共臣爲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越人性直其

子必來初猛力臨終誡其子長真曰我與大使爲約不可失信於國士汝葬我訖卽宜上路長真如言入朝上大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以勲授開府仁壽初文獻皇后崩與宇文愷參典山陵制度稠性少言善候上旨由是漸見親昵及上疾篤謂稠曰汝旣曾葬皇后今我方死宜好安置屬此何益但不能忘懷耳魂其有知當相見於地下上因攬太子頸謂曰何稠用心我付以後事動靜當共平章大業初煬帝將幸揚州謂稠曰今天下大定朕承洪業服章文物闕畧猶多卿可討閱圖籍營造輿服羽儀送至江都也其日拜太府少卿稠

於是營黃麾三萬六千人仗及車輿輦輅皇后鹵簿百官儀服依期而就送於江都所役工十萬餘人用金銀錢物鉅億計帝使兵部侍郎明雅選部郎薛邁等勾覈之數年方竟毫釐無舛稠參會今古多所改創魏晉以來皮弁有纓而無笄導稠曰此古田獵之服也今服以入朝宜變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導自稠始也又從省之服初無佩綬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去印綬兼無佩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綬及佩一隻舊制五輅於轅上起箱天子與參乘同在箱內稠曰君臣同所過爲相逼乃廣爲盤輿別構欄楯侍臣立於其

中於內復起須彌平坐天子獨居其上自餘麾幢文物增損極多事見威儀志帝復令稠造戎車萬乘鈎陳八百連帝善之以稠守太府卿後三歲兼領少府監遼東之役攝右屯衛將軍領御營弩手三萬人時工部尚書宇文愷造遼水橋不成師不得濟右屯衛大將軍麥鐵杖因而遇害帝遣稠造橋二日而就初稠制行殿及六合城至是帝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施之其城周迴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圍置闕面別一觀觀下三門遲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是歲加金紫光祿大夫期年攝左屯衛將軍從至遼左十

二年加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遇宇文化及作亂以爲工部尚書化及敗陷於竇建德建德復以爲工部尚書舒國公建德敗歸於大唐授將作小匠卒開皇時有劉龍者河間人也性強明有巧思齊後主知之令修三爵臺甚稱旨因而歷職通顯及高祖踐阼大見親委拜右衛將軍兼將作大匠遷都之始與高頴參掌制度代號爲能大業時有黃亘者不知何許人也及其弟袞俱巧思絕人煬帝每令其兄弟直少府將作於時改創多務亘袞每參典其事凡有所爲何稠先令亘袞立樣當時工人皆稱其善莫能有所損益亘官至朝散大夫袞官

至散騎侍郎

史臣曰宇文愷學藝兼該思理通贍規矩之妙參蹤班爾當時制度咸取則焉其起仁壽宮營建洛邑要求時幸窮侈極麗使文皇失德煬帝亡身危亂之源抑亦此之由至於考覽書傳定明堂圖雖意過其通有足觀者毗稠巧思過人頗習舊事稽前王之采章成二代之文物雖失之於華盛亦有可傳於後焉

隋書卷六十八

隋書卷六十九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三十四

王劭

王劭字君懋太原晉陽人也父松年齊通直散騎侍郎
劭少沈嘿好讀書弱冠齊尚書僕射魏收辟參開府軍
事累遷太子舍人待詔文林館時祖孝徵魏收陽休之
等嘗論古事有所遺忘討閱不能得因呼劭問之劭具
論所出取書驗之一無舛誤自是大爲時人所許稱其
博物後遷中書舍人齊滅入周不得調高祖受禪授著

作佐郎以母憂去職在家著齊書時制禁私撰史爲內
史侍郎李元操所奏上怒遣使收其書覽而悅之於是
起爲員外散騎侍郎修起居注劭以古有鑽燧改火之
義近代廢絕於是上表請變火曰臣謹案周官四時變
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
也在晉時有以洛陽火渡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
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
然車輞今溫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麻荻火
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
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縱使

百姓習久未能頓同尚食內厨及東宮諸主食厨不可
不依古法上從之劭又言上有龍顏戴干之表指示羣
臣上大悅賜物數百段拜著作郎劭上表言符命曰昔
周保定二年歲在壬午五月五日青州黃河變清十里
鏡徹齊氏以爲己瑞改元曰河清是月至尊以大興公
始作隋州刺史歷年二十隋果大興臣謹案易坤靈圖
曰聖人受命瑞先見於河河者最濁未能清也竊以靈
貺休祥理無虛發河清啓聖實屬大隋午爲鶉火以明
火德仲夏火王亦明火德月五日五合天數地數旣得
受命之辰允當先見之兆開皇初邵州人楊令愨近河

得青石圖一紫石圖一皆隱起成文有至尊名下云八方天心永州又得石圖剖爲兩段有楊樹之形黃根紫葉汝水得神龜腹下有文曰天下楊興安邑掘地得古鐵板文曰皇始天年賚楊鐵券王興同州得石龜文曰天子延千年大吉臣以前之三石不異龍圖何以用石石體久固義與上名符合龜腹七字何以著龜龜亦久固兼是神靈之物孔子歎河不出圖洛不出書今於大隋聖世圖書屢出建德六年亳州大周村有龍鬪白者勝黑者死大象元年夏熒陽汴水北有龍鬪初見白氣屬天自東方歷陽武而來及至白龍也長十許丈有黑

龍乘雲而至兩相薄乍合乍離自午至申白龍升天黑龍墜地謹案龍君象也前鬪於亳州周村者蓋象至尊以龍鬪之歲爲亳州總管遂代周有天下後鬪於熒陽者熒字三火明火德之盛也白龍從東方來歷陽武者蓋象至尊將登帝位從東第八自崇陽門也西北升天者當乾位天門坤靈圖曰聖人殺龍龍不可得而殺皆盛氣也又曰秦姓商名宮黃色長八尺六十世河龍以正月辰見白龍與五黑龍鬪白龍陵故秦人有命謹案此言皆爲大隋而發也聖人殺龍者前後龍死是也姓商者皇家於五姓爲商也名宮者武元皇帝諱於五聲

爲宮黃色者隋色尚黃長八尺者武元皇帝身長八尺
河龍以正月辰見者泰正月卦龍見之所於京師爲辰
地白龍與黑龍鬪者亳州熒陽龍鬪是也勝龍所以白
者楊姓納音爲商至尊又辛酉歲生位皆在西方西方
色白也死龍所以黑者周色黑所以稱五者周閔明武
宣靖凡五帝趙陳代越當五王一時伏法亦當五數白
龍陵者陵猶勝也鄭玄說陵當爲除凡鬪能去敵曰除
臣以泰人有命者泰之爲言通也大也明其人道通德
大有天命也乾鑿度曰泰表戴干鄭玄注云表者人形
體之彰識也干盾也泰人之表戴干臣伏見至尊有戴

干之表益知泰人之表不爽毫釐坤靈圖所云字字皆
驗緯書又稱漢四百年終如其言則知六十世亦必然
矣昔周宗卜世三十今則倍之稽覽圖云太平時陰陽
和合風雨咸同海內不偏地有阻險故風有遲疾雖太
平之政猶有不能均同唯平均乃不鳴條故欲風於毫
毫者陳留也謹案此言蓋明至尊者爲陳留公世子毫
州總管遂受天命海內均同不偏不黨以成太平之風
化也在大統十六年武元皇帝改封陳留公是時齊國
有祕記云天王陳留入并州齊王高洋爲是誅陳留王
彭樂其後武元皇帝果將兵入并州周武帝時望氣者

云亳州有天子氣於是殺亳州刺史紇豆陵恭至尊代
爲之又陳留老子祠有枯柏世傳云老子將度世云待
枯柏生東南枝迴指當有聖人出吾道復行至齊枯柏
從下生枝東南上指夜有三童子相與歌曰老子廟前
古枯樹東南狀如繖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亳州親至
祠樹之下自是柏枝迴抱其枯枝漸指西北道教果行
校考衆事太平主出於亳州陳留之地皆如所言稽覽
圖又云治道得則陰物變爲陽物鄭玄注云葱變爲韭
亦是謹案自六年以來遠近山石多變爲玉石爲陰玉
爲陽又左衛園中葱皆變爲韭上覽之大悅賜物五百

段未幾劾復上書曰易乾鑿度曰隨上六拘係之乃從
維之王用享于西山隨者二月卦陽德施行藩決難解
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九五拘係之維持之明被陽
化而陰隨從之也易稽覽圖坤六月有子女任政一年
傳爲復五月貧之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西北地動星
墜陽衛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趙地動北方三十日
千里馬數至謹案凡此易緯所言皆是大隋符命隨者
二月之卦明大隋以二月卽皇帝位也陽德施行者明
楊氏之德教施行於天下也藩決難解者明當時藩鄣
皆是通決險難皆解散也萬物隨陽而出者明天地間

萬物盡隨楊氏而出見也上六欲九五拘係之者五爲王六爲宗廟明宗廟神靈欲令登九五之位帝王拘民以禮係民以義也拘民以禮係民以義此二句亦是乾鑿度之言維持之者明能以綱維持正天下也被陽化而欲陰隨之者明陰類被服楊氏之風化莫不隨從陰謂臣下也王用享于西山者蓋明至尊常以歲二月幸西山仁壽宮也凡四稱隨三稱陽欲美隋楊丁寧之至也坤六月者坤位在未六月建未言至尊以六月生也有子女任政者言樂平公主是皇帝子女而爲周氏任理內政也一年傳爲復者復是坤之一世卦陽氣初生

言周宣帝崩後一年傳位與楊氏也五月貧之從東北來立者貧之當爲真人字之誤也言周宣帝以五月崩真人革命當在此時至尊謙讓而逆天意故踰年乃立昔爲定州總管在京師東北本而言之故曰真人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者大起卽大興言營大興城邑也西北地動星墜者蓋天意去周授隋故變動也陽衛者言楊氏得天衛助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者此卦動而大亨作故至尊以十一月被授亳州總管將從中山而出也趙地動者中山爲趙地以神人將去故變動也北方三十日者蓋至尊從北方將往亳州之時停留三十

日也千里馬者蓋至尊舊所乘騶馬也屯卦震下坎
上震於馬作足坎於馬爲美脊是故騶馬脊有肉鞍
行則先作弄四足也數至者言歷數至也河圖帝通紀
曰形瑞出變矩衡赤應隨叶靈皇河圖皇參持曰皇辟
出承元訖道無爲治率被遂矩戲作術開皇色握神日
投輔提象不絕立皇後翼不格道終始德優劣帝任政
河曲出叶輔嬉爛可述謹案凡此河圖所言亦是大隋
符命形瑞出變矩衡者矩法也衡北斗星名所謂璿璣
玉衡者也大隋受命形兆之瑞始出天象則爲之變動
北斗主天之法度故曰矩衡易緯伏戲矩衡神鄭玄注

亦以爲法玉衡之神與此河圖矩衡義同赤應隋者言
赤帝降精感應而生隋也故隋以火德爲赤帝天子叶
靈皇者叶合也言大隋德合上靈天皇大帝也又年號
開皇與靈寶經之開皇年相合故曰叶靈皇皇辟出者
皇大也辟君也大君出蓋謂至尊受命出爲天子也承
元訖者言承周天元終訖之運也道無爲治率者治下
脫一字言大道無爲治定天下率從被逐矩戲作述者
矩法也昔遂皇握機矩伏戲作八卦之術言大隋被服
三皇之法術也遂皇機矩語見易緯開皇色者言開皇
年易服色也握神日者握持羣神明照如日也又開皇

以來日漸長亦其義投輔提者言投授政事於輔佐使之提挈也象不絕者法象不廢絕也立皇后翼不格者格至也言本立太子以爲皇家後嗣而其輔翼之人不能至於善也道終始德優劣者言前東宮道終而德劣今皇太子道始而德優也帝任政河曲出者言皇帝親任政事而邵州河濱得石圖也叶輔嬉爛可述者叶合也嬉興也言羣臣合心輔佐以興政治爛然可紀述也所以於皇參持帝通紀二篇陳大隋符命者明皇道帝德盡在隋也上大悅以劭爲至誠寵錫日隆時有人於黃鳳泉浴得二白石頗有文理遂附致其文以爲字復

言有諸物象而上奏曰其大玉有日月星辰八卦五岳及二麟雙鳳青龍朱雀騶驥玄武各當其方位又有五行十日十二辰之名凡二十七字又有天門地戶人門鬼門閉九字又有却非及二鳥其鳥皆人面則枹朴子所謂千秋萬歲也其小玉亦有五嶽却非蚪犀之象二玉俱有仙人玉女乘雲控鶴之象別有異狀諸神不可盡識蓋是風伯雨師山精海若之類又有天皇大帝皇帝及四帝坐鉤陳北斗三公天將軍土司空老人天倉南河北河五星二十八宿凡四十五宮諸字本無行伍然往往偶對於大玉則有皇帝姓名並臨南面與日字

正鼎足復有老人星蓋明南面象日而長壽也皇后二字在西上有月形蓋明象月也於次玉則皇帝名與九千字次比兩揚字與萬年字次比隋與吉字正並蓋明長久吉慶也劭復廻互其字作詩二百八十篇奏之上以爲誠賜帛千匹劭於是採民間歌謠引圖書讖緯依約符命摺摭佛經撰爲皇隋靈感誌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諸州朝集使洗手焚香閉目而讀之曲折其聲有如歌詠經涉旬朔徧而後罷上益喜賞賜優洽仁壽中文獻皇后崩劭復上言曰佛說人應生天上及上品上生無量壽國之時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

妓樂來迎之如來以明星出時入涅槃伏惟大行皇后聖德仁慈福善禎符備諸秘記皆云是妙善菩薩臣謹案八月二十二日仁壽宮內再雨金銀之花二十三日大寶殿後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時永安宮北有自然種種音樂震滿虛空至夜五更中奄然如寐便卽升遐與經文所說事皆符驗臣又以愚意思之皇后遷化不在仁壽大興宮者蓋避至尊常居正處也在永安宮者象京師之永安門平生所出入也后升遐後二日苑內夜有鍾聲三百餘處此則生天之應顯然也上覽而且悲且喜時蜀王秀以罪廢上顧謂劭曰嗟乎吾有五子

三子不才劭進曰自古聖帝明王皆不能移不肖之子
黃帝有二十五子同姓者二餘各異德堯十子舜九子
皆不肖夏有五觀周有三監上然其言其後上夢欲上
高山而不能得崔彭捧脚李盛扶肘得上因謂彭曰死
生當與爾俱劭曰此夢大吉上高山者明高崇大安永
如山也彭猶彭祖李猶李老二入扶侍實爲長壽之徵
上聞之喜見容色其年上崩未幾崔彭亦卒煬帝嗣位
漢王諒作亂帝不忍加誅劭上書曰臣聞黃帝滅炎蓋
云母弟周公誅管信亦天倫叔向戮叔魚仲尼謂之遺
直石碣殺石厚丘明以爲大義此皆經籍明文帝王常

法今陛下置此逆賊度越前聖含弘寬大未有以謝天
下謹案賊諒毒被生民者也是知古者同德則同姓異
德則異姓故黃帝有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有四人唯
青陽夷鼓與黃帝同爲姬姓諒旣自絕請改其氏劭以
此求媚帝依違不從遷祕書少監數載卒官劭在著作
將二十年專典國史撰隋書八十卷多錄口勅又採迂
怪不經之語及委巷之言以類相從爲其題目辭義繁
雜無足稱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列將善惡之迹堙沒
無聞初撰齊誌爲編年體二十卷復爲齊書紀傳一百
卷及平賊記三卷或文詞鄙野或不軌不物駭人視聽

大爲有識所嗤鄙然其採摭經史謬誤爲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爰自志學暨乎暮齒篤好經史遺落世事用思旣專性頗恍惚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爲僕從所噉劭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厨人厨人以情白劭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厨人方免笞辱其專固如此

袁充

袁充字德符本陳郡陽夏人也其後寓居丹陽祖昂父君正俱爲梁侍中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門時冬初充尚衣葛衫容戲充曰袁郎子絺兮絺兮淒其以

風充應聲答曰唯絺與綌服之無斃以是大見嗟賞仕陳年十七爲秘書郎歷太子舍人晉安王文學吏部侍郎散騎常侍及陳滅歸國歷蒙鄜二州司馬充性好道術頗解占候由是領太史令時上將廢皇太子正窮治東宮官屬充見上雅信符應因希旨進曰比觀立象皇太子當廢上然之充復表奏隋興已後日景漸長曰開皇元年冬至日影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冬至影一丈二尺六寸三分四年冬至在洛陽測影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年夏至影一尺四寸八分自爾漸短至十六年夏至影一尺四寸五分周官以土圭

之法正日影日至之影尺有五寸鄭玄云冬至之影一丈三尺今十六年夏至之影短於舊影五分十七年冬至之影短於舊影三寸七分日去極近則影短而日長去極遠則影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外道則去極遠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據昴星昏中則知堯時仲冬日在須女十度以歷數推之開皇已來冬至日在斗十一度與唐堯之代去極並近謹案春秋元命包云日月出內道璇璣得常天帝崇靈聖王祖功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世行下道伏惟大隋啓運上感乾元影短日長振古未之有也上大悅告天

下將作役功因加程課丁匠苦之仁壽初充言上本命與陰陽律呂合者六十餘條而奏之因上表曰皇帝載誕之初非止神光瑞氣嘉祥應感至於本命行年生日生日並與天地日月陰陽律呂運轉相符表裏合會此誕聖之異寶曆之元今與物更新改年仁壽歲月日子還共誕聖之時並同明合天地之心得仁壽之理故知洪基長竿永永無窮上大悅賞賜優崇儕輩莫之比仁壽四年甲子歲煬帝初卽位充及太史丞高智寶奏言去歲冬至日景逾長今歲皇帝卽位與堯受命年合昔唐堯受命四十九年到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

庚戌冬至陛下卽位其年卽當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正與唐堯同自放勳以來凡經八上元其間縣代未有仁壽甲子之合謹案第一紀甲子太一在一宮天目居武德陰陽曆數並得符同唐堯景辰生景子年受命止命三五未若己丑甲子支干並當六合允一元三統之期合五紀九章之會共帝堯同其數與皇唐比其蹤信所謂皇哉唐哉皇哉者矣仍諷齊王暕率百官拜表奉賀其後熒惑守太微者數旬于時繕治宮室征役繁重充上表稱陛下修德熒惑退舍百僚畢賀帝大喜前後賞賜將萬計時軍國多務充候

帝意欲有所爲便奏稱天文見象須有改作以是取媚於上大業六年遷內史舍人從征遼東拜朝請大夫祕書少監其後天下亂帝初罹鴈門之厄又盜賊益起帝心不自安充復假託天文上表陳嘉瑞以媚於上曰臣聞皇天輔德皇天福謙七政斯齊三辰告應伏惟陛下握錄圖而馭黔首提萬善而化八紘以百姓爲心匪以一人受慶先天罔違所欲後天必奉其時是以初膺寶曆正當上元之紀乾之初九又與天命符會斯則聖人冥契故能動合天經謹案去年已來立象星瑞毫釐無爽謹錄尤異上天降祥破突厥等狀七事其一去八月

二十八日夜大流星如斗出王良北正落突厥營聲如崩牆其二八月二十九日夜復有大流星如斗出羽林向北流正當北方依占頻二夜流星墜賊所賊必敗散其三九月四日夜頻有兩星大如斗出北斗魁向東北流依占北斗主殺伐賊必敗其四歲星主福德頻行京都二處分野依占國家之福其五七月內熒惑守羽林九月七日己退舍依占不出三日賊必敗散其六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夜有流星赤如火從東北向西南落賊帥盧明月營破其幢車其七十二月十五日夜通漢鎮北有赤氣亘北方突厥將亡之應也依勘城錄河南洛

陽並當甲子與乾元初九爻及上元甲子符合此是福地永無所慮旋觀往政側聞前古彼則異時間出今則一朝總萃豈非天贊有道助殲兇孽方清九夷於東殲沉五狄於北溟告成岱岳無爲汾水書奏帝大悅超拜祕書令親待逾昵帝每欲征討充皆預知之乃假託星象獎成帝意在位者皆切患之宇文化及殺逆之際并誅充時年七十五

史臣曰王劭爰自幼童迄乎白首好學不倦究極羣書摭紳洽聞之士無不推其博物雅好著述久在史官旣撰齊書兼修隋典好詭怪之說尚委巷之談文詞鄙穢

隋書卷六十九 列傳
十四
體統繁雜直愧南董才無遷固徒煩翰墨不足觀採袁
充少在江左初以警悟見稱委質隋朝更以玄象自命
並要求時幸干進務入劭經營符瑞雜以妖訛充變動
星占謬增晷景厚誣天道亂常侮衆刑茲勿捨其在斯
乎且劭爲河朔清流充乃江南望族乾沒榮利得不以
道頹其家聲良可歎息

隋書卷六十九

隋書卷六十九考證

王劭傳叶靈皇○監本叶作協按下文叶靈皇者叶合
也又曰與靈寶經之開皇年相合故曰叶靈皇今從
改叶

史記

世及曰與靈寶殿之開皇平昧命效曰和靈皇全外
上論傳和靈寶殿之開皇平昧命效曰和靈皇全外

隋書卷六十九考證



